DS
735
A2K86
v.34

[redacted]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

長洲過元旼輯

治民門

戢勢家

虞延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信陽侯陰就迺訴帝譖延多所寃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四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後漢書虞延傳

梁冀爲大將軍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後漢書梁統傳

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

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臧亾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後漢書董宣傳

顧憲之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

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梁書顧憲之傳

柳慶遷大行臺郎中領北華州長史除尚書都兵領記室兼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爲匈橫或有告其盜牛慶捕推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復何以脫之欣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於是大集僚吏盛言孟氏依倚權威侵虐之狀言畢便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不敢侵暴周書柳慶傳

泉企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

畏而不敢言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周書泉企傳

敬肅遷潁川郡丞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賔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隋書柳儉傳

謝覽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南史謝宏微傳

榮毗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

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北史榮毗傳

李朝隱擢河南尹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爲政執而榜辱之帝賜書慰勉新唐書李朝隱傳

李若谷知荊南士族元甲恃蔭屢犯法若谷杖之曰吾代若父兄訓之爾宋史李若谷傳

李諮知永興軍衣冠子弟恃蔭無賴者諮悉杖之境內肅然宋史李諮傳

歐陽棐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强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

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衆共白曰泰横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耶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 宋史歐陽脩傳

廖德明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僚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土地與人者守乃慙服 宋史廖德明傳

納蘭胡魯剌除應奉翰林文字被詔括牛于臨潢上京等路丞相襄有田在肇州家奴匿牛不以實聞即械繫正其罪而盡括之於是豪民皆懼無敢匿者 金史納蘭胡魯剌傳

胡長孺攝建昌錄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即違法人

不敢呵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元史胡長孺傳）

戢姦民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漢書尹翁歸傳）

卓茂遷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

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後漢書卓茂傳

劉惔遷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

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晉書劉惔傳

尹思貞補隆州參軍時晉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橫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貞推按發其姦贓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紀其事由是知名舊唐書尹思貞傳

王式爲安南都護寧國劇賊仇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式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瑊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新唐書王播傳

韋溫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新唐

書韋貫之傳

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戸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新唐書李紳傳

宗室彥倓調溧陽尉邑民潘氏兄弟橫邑中號三虎畜僮僕數百邑官莫敢誰何彥倓白其守治之縛潘氏昆弟正其罪宋史彥倓傳

李及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頼持郡短長縱爲姦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主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

由是知名（宋史李及傳）

薛顏知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鬭之積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宋史薛顏傳）

曾鞏知齊州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邱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宋史曾鞏傳）

鮮于侁調黟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狠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

之惡類屛跡宋史鮮于侁傳
石公弼知楊州羣不逞爲俠於閭里自號亾命社公弼取其魁傑痛治社遂破散宋史石公弼傳
魯有開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其最甚者遂以無事宋史魯有開傳
蘇緘調廣州南海主簿州領蕃舶每商至則擇官閱實其貲商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商樊氏輒升階就席緘詰而杖之樊訴于州州召責緘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乃不能詰宋史蘇緘傳
劉煥遷北京警巡使捕一二惡少杖于庭中戒之曰孝弟敬愼則

爲君子暴戾隱賊則爲小人自今以往毋狃于故習國有明罰吾不得私也自是衆皆畏憚毋敢犯者（金史劉煥傳）

女奚烈守愚爲臨沂令有不逞輩五百人結爲黨社大擾境內守愚下車其黨散去（金史女奚烈守愚傳）

高睿遷浙西道肅政廉訪使鹽官州民有連結黨與持郡邑短長目曰十老吏莫敢問睿悉按以法闔境快之（元史高智耀傳）

王利用爲四川提刑按察使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長短者問得其實而當以罪民賴以安（元史王利用傳）

譚澄爲交城令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奸者察得其主名皆以法治之（元史譚澄傳）

楊景行授贛州路會昌州判官豪民十人號十虎干政害民悉捕寘之法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敢詰治陶遂暴横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 元史楊景行傳

弭變

馬援拜隴西太守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後漢書馬援傳

馬嚴拜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

動諸郡遑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備詔書敕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後漢書馬援傳

班宏高適鎮劒南表爲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新唐書班宏傳

吳育知蔡州時京師有告妖人千數聚確山者詔遣中使往招捕者十人至則以巡檢兵往索之育曰使者欲得妖人還報邪曰然曰育在此雖不敏聚千人境內毋容不知此特鄉民用浮圖法相聚以利財錢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驚疑請留毋往中使以爲然頃之召十人者至械送闕

下皆無罪釋之而告者伏辜宋史吳育傳

張詠知益州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宋史張詠傳

司馬池歷建德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谷間令闕郎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宋史司馬池傳

陳希亮遷殿中丞知鄠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

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宋史陳希亮傳

王臻知福州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宋史王臻傳

何中立知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宋史何中立傳

王曾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宋史王曾傳

曾公亮判永興軍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

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宋史曾公亮傳

王琪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宋史王琪傳

張方平知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招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卭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宋史張方平傳

王素知渭州素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人

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納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頭候騎從西來入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 宋史王素傳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又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奈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如所揣遂按誅之 宋史杜紘傳

李琮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 宋史李琮傳

林大中知慶元府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爲立捕黠之入情遂安 宋史林大中傳

樓鑰知温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于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出境民言遂定堂帖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 宋史樓鑰傳

陳天祥改山東西道廉訪使平陰縣女子劉金蓮假妖術以惑衆所至官爲建立神堂愚民皆奔走奉事之天祥謂同僚曰此婦以神怪惑衆聲勢如此若復有狡獪之人輔翼之倣漢

張角晉孫恩之爲必成大害遂命捕繫而杖於市元史陳祐傳

虞槃除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爲之槃乃斷巫并其黨如法元史虞集傳

弭盜

化導

魯恭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刧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 後漢書魯恭傳

曹褒遷圉令時它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勑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耎弱免官 後漢書曹褒傳

張酺為東郡太守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臧

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 後漢書張酺傳

李固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後漢書李固傳

刁雙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亾命公行刦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

境淸肅魏書刁雍傳

殷鈞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刼盜皆奔出境嘗禽刼帥不加考掠和言誚責刼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南史殷鈞傳

趙煚轉冀州刺史嘗有人盜煚田中蒿爲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北史趙煚傳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亾去無乃爲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新唐書元德秀傳

王仁鎬拜安國軍節度郡有羣盜仁鎬遣使遺以束帛諭之悉遁去不復爲盜宋史王仁鎬傳

王質攝江陵府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爲過迫饑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宋史王祐傳

燕瑛爲瑕邱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宋史燕肅傳

李仕衡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羣盜妻子寘棘園中士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宋史李士衡傳

曾公亮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

客以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宋史曾公亮傳

范純仁知齊州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宋史范純仁傳

劉敞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敞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盜亦衰息宋史劉敞傳

許將知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

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圄皆空 宋史許將傳

張守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旣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 宋史張守傳

留正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刦盜贜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榜海上使戸知之民始知避 宋史留正傳

劉韐知荆南河北盜起以守眞定首賊柴宏本富室不堪征歛聚衆剽敓殺巡尉統制官亦戰死韐單騎赴鎮遣招之宏至

服罪韐飲之酒奏以官縱其黨還田里一路遂平宋史劉韐傳

黃久約授磁州刺史磁[illegible]山素多盜既獲而款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殺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爲盜而不死于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金史黃久約傳

承暉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渠魁稍就招降猶往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驪之入山必有東餓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赭哉議遂寢金史承暉傳

趙秉文爲寧邊州刺史改平定州前政苛於用刑每聞赦將至先掊賊死乃拜赦而盜愈繁秉文爲政一從寬簡旬月盜悉屏跡金史趙秉文傳

蒲察鄭留改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多盜鄭留禁絶游食多蓄兵器因行春撫諭之盜乃衰息金史蒲察鄭留傳

武都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刦樵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牓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金史武都傳

忽辛爲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多强盜往往羣聚山林刦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忽辛以招安自任遣土豪持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自歸忽辛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爲賊今

旣自歸卽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闥無間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來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顧視異常衆悉驚怖失措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左右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而飲食之各得其歡心羣盜聞之相繼款附 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

懲治

趙憙遷平原太守時平原多盜賊憙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憙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 後漢書趙憙傳

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加衛大將軍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

之並豪右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詔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周書韓褒傳

李崇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

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北史李崇傳

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毀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新唐書王彥威傳

宗室子潚移知明州沿海制置使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反爲之用匿其蹤跡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潚以禮延土豪俾率郡胥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有厚賞不則殺無貸胥[illegible]震恐爭指賊處悉禽獲凡豪猾爲賊囊橐者窮治之海道遂平宋史子潚傳

郭進遷登州刺史會羣盜攻刦居民進率鎮兵平之部內清靖

民吏千餘人詣闕請立屏盜碑許之顯德初移衛州衛趙邢洺間多亾命者以汲郡依山帶河易爲出沒伺間權剽吏捕之輒遁去故累歲不能絕其黨類進備知其情狀因設計發擿之數月間剪滅無餘郡民又請立碑記其事 宋史郭進傳

徐的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爲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 宋史徐的傳

李肅之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悅之請爲宰邑多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戶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之衰止 宋史李迪傳

推官民爨薪爲盗所奪逐之遭傷尹包拯命

盗而傷主法不止笞孰不從 宋史呂夷簡傳

盗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

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

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

也自是外戶不閉鞏知福州劒將樂盗廖恩旣赦

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

居人慴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 宋史曾鞏傳

程師孟爲江西轉運使盗發袁州州吏爲耳目久不獲師孟械

吏數輩送獄盗卽成擒 宋史程師孟傳

王巖叟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株一空宋史王巖叟傳

李常知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宋史李常傳

常安民調知長洲縣縣故多盜安民籍管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它盜乃除盜爲之息宋史常安民傳

任諒提點京東刑獄梁山濼漁者習爲盜蕩無名籍諒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輒入他縣地錯其間者鑱石爲表盜發則

督吏名捕莫敢不盡力跡無所容宋史任諒傳

孫子秀辟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翦其憑依截其奔突乃立保伍遴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澋淳等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閒甫七日而衆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任賊不復動宋史孫子秀傳

晁補之知齊州羣盜晝掠塗巷補之黙得其姓名囊槖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爲徹警宋史晁補之傳

朱壽昌權知岳州州濱重湖多水盜壽昌籍民船刻著名氏使相伺察出入必以告盜發驗船所向窮討之盜爲少弭旁郡取以爲法（宋史朱壽昌傳）

石抹卞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卞請修大名城奏可城完葺盜賊不得發（金史石抹卞傳）

劉敏行轉高平令縣城圮壞久不修大盜橫恣掠縣鎮不能禦敏行出己俸率僚吏出錢顧役繕治百姓欣然從之凡用二千人版築遂完鄉村百姓入保賊至不能犯（金史劉敏行傳）

輯亂

韓韶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

爲坐法尚書遷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禀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後漢書韓韶傳

周處除楚內史處之楚郡經喪亂處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晉書周處傳

韋叡自結于高祖義師克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郎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

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書韋叡傳

封回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調州內甚賴之魏書封懿傳

李神儁爲前將軍荊州刺史蕭衍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敎令收葬之魏書李寶傳

崔孝暐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亾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多收之

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輿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之（魏書崔挺傳）

劉道斌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魏書劉道斌傳）

庾域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魏軍退于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南史庾域傳）

殷侑爲衛尉卿滄景平侑加檢校工部尚書滄齊德觀察使時大兵之後滿目荊榛遺骸蔽野寂無人煙侑不以妻子之官

始至空城而已周歲之後流民繈負而歸佾上表請借耕牛三萬以給流民乃詔度支賜綾絹五萬匹買牛以給之數年之後戶口滋饒倉廩盈積人皆忘亾（舊唐書殷侑傳）

狄仁傑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虜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虜聞亦引去民愛仰之爲立祠（新唐書狄仁傑傳）

敬暉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新唐書敬暉傳）

王承衍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時契丹擾鎮陽侯騎至冀州去魏二百餘里鄰境戒嚴城中大恐屬上元節承衍下令市中及佛寺然燈設樂與賓佐宴遊達旦人賴以安（宋史王審琦傳）

劉滬爲渭州瓦亭砦監押權靜邊砦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產多爲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宋史劉文質傳）

范如圭通判荆南府荆南舊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獨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秦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販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宋史范如圭傳）

韓通鎭曹州檢校太保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時大兵之後

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宋史韓通傳

董師中改平遥丞時大軍後野多枯骨縣有遺櫬寓于驛舍者悉爲葬之金史董師中傳

完顔合達知延安府事夏人軍至合達戰延安還元帥左監軍授山東西路吾改必剌世襲謀克兼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延安旣殘毀合達令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亾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金史完顔合達傳

楊沃衍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北兵大至陝西行省檄沃衍淸野不從曰我若淸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金史楊沃衍傳

劉從益爲葉縣令葉自兵興戸減三之一田不毛者萬七千畝有奇其歲入七萬石如故從益請於大司農爲減一萬民甚賴之流亡歸者四千餘家金史劉從益傳

烏古孫澤授興化路行總管府事郡新殘于兵白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慈幼倉籍而撫育之又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元史烏古孫澤傳

許有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穉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元史許有壬傳

驅除禽獸

法雄遷南郡太守郡濵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衆雄迺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寛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後漢書法雄傳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後漢書宋均傳

童恢除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 後漢書童恢傳

劉昆遷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 後漢書劉昆傳

庾黔婁爲編令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 南史庾易傳

梁宗室業歷位祕書監侍中都督南兗州刺史徙湘州零陵舊

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鄉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南史長沙宣武王懿傳

梁宗室象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政德所感南史桂陽簡王融傳

傅昭歷安城内史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南史傅昭傳

孫謙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强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絶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南史孫謙傳

李繪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 北史李繪傳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駮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 北史張華原傳

陸瑑徙西河太守屬邑多虎前守設檻穽瑑至徹之而虎不為暴 新唐書陸元方傳

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新唐書顧少連傳

韓愈貶潮州刺史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新唐書韓愈傳

李紳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爲暴 新唐書李紳傳

陳堯佐通判潮州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鰐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拏小舟操網往捕鰐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鰐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宋史陳堯佐傳

别的因多力善刀舞精騎射爲壽潁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

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廼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頓息授明威將軍信陽府達魯花赤時信陽亦多虎別的因至未久一日以馬裼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裼擲虎虎搏裼據地而吼別的因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進懷遠大將軍遷池州路達魯花赤之官道經頴上頴近荊山有野豕時出害民禾稼民莫能制聞別的因至迎拜境上告以其故別的因遂至荊山以狠牙箭射之豕走數里（元史抄思傳）

完者都授管軍萬戶高郵路總管府達魯花赤有虎爲害完者

都挾弓矢出郊射殺之元史完者都傳

許維楨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楨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元史許維楨傳

卜天璋授饒州路總管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元史卜天璋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四十終